

小修小补回归百姓生活

磨剪刀、修单车、修行李箱……

【编者按】

磨刀、修鞋、裁衣……在广州这个大城市，有多少手艺已经消失？有多少手艺正在消失？又有哪些手艺人还在为生活而奔波，同时服务了街坊。他们的手艺，并不显眼，甚至可谓之“小”，但一技傍身，只要肯做，坚持做下去，就能成就大人生。

最近，商务部也发文强调：要积极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，重点完善社区消费的供给设施，让修鞋、配钥匙等“小修小补”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，让服务设施更加丰富，使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。那么，如何让小修小补真正回归百姓生活？大城市又能否容得下它们？

从今天起，新快报将推出特别策划“大城小艺”。新快报记者走街串巷，去探访这些摊档，去讲述他们的故事。与此同时，也欢迎读者爆料，推荐和自荐各种手艺人或心水修补摊档。

“想发达难，但搵两餐还是可以的”“闲时帮街坊修下车，只是想退休生活有个寄托”“现在的藤席藤椅有太多的替代品，所以生意不及从前，但我还会继续一直干下去”……

曾经，小修小补的摊档遍布广州大街小巷，那时东西坏了不会一扔了之，而是跑去找师傅修。鞋、单车、伞、衣服……这些旧物件在老师傅手里，上下摆弄一番，又能再用一番。

如今，在广州，仍然有一些人在坚守着，默默地为这个城市奉献着，他们或为生计，或为奉献，无论如何，这座城市因他们这些手艺的存在而变得更为暖心，更为便捷，更有人间烟火气……



■88岁的兴叔在家门口修单车已30多年。

大城小艺之修单车 “我要帮街坊做些事”

陈炽兴可能是广州最老的单车修理匠了。今年已经88岁的他，档口就在海珠区民主直街草芳八巷23号，街坊们都叫他“兴叔”，平时早上七八点开档，下午五六点收档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由于工作变动，兴叔跟随单位搬到广州这个老巷里居住，一住便是六十多年，他在这里养大了四个孩子。兴叔最早跟单车结缘是在1964年，他还很清楚地记得，那时候，国内才刚出现单车这种交通工具，他就从上海买来了一辆破旧的二手单车，试着自个研究单车的

构造，自此，修单车成了他一辈子最大的兴趣所在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兴叔提前退休，就想着把修单车这个爱好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里。他买来了一些修车工具和材料，在自己的家门前摆起一个小小的单车修理档，一直到现在。他笑言，每个月都有五六千元的退休金，不愁衣食，只求有个寄托。“国家养起了我，我都要帮街坊做些事。”兴叔说，小时候家中贫苦，他只在学校读了5年小学便出来工作。多年以来，

@海珠区民主直街草芳八巷23号

他早已习惯了一个人靠工作获取报酬和自力更生的生活状态。

在兴叔这里，别家收8块的补胎费，他只收取5块，街坊单车来打气，也不收钱。实惠的价格和认真的态度慢慢地为小店积累了口碑，越来越多的街坊都喜欢到兴叔的店铺来维修单车。

由于聊得投缘，兴叔拿出了他的珍藏：一枚“光荣在党50年”徽章和一枚“南粤七一纪念奖章”，他还是一名有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呢！



■松哥边干活边吆喝“铲刀磨铰剪”。

大城小艺之磨剪刀 “铲刀磨铰剪”有欢乐

“想发达难，但搵两餐还是可以的。”在海珠区同福中路前进大街居仁二巷，有位“磨刀手”叫松哥，今年65岁的他告诉新快报记者，他做磨刀这门小手艺已经将近30年了。夫妻俩一个磨刀，一个缝纫。松哥的太太行动不便，松哥就天天推出推入，忙里忙外，买菜煮饭，“男人多吃点苦，天经地义，不算什么。”松哥看上去敦厚，但骨子里有刀客的侠气。每天，松哥会有十多把刀要磨，店里这个主营业务能为他带来每天一二百元的营业额。

住在附近的街坊李易，对松哥的故事

饶有兴趣，有事无事会来松哥的档口吹水聊天，“松哥从走街串巷磨刀，到现在开档口营生，是个游唱侠。”谈到兴起，李易和松哥一起吆喝起来：“铲刀磨铰剪，磨铰剪铲刀”。吆喝声往往引来行人驻足欢笑。

李易说，小时候常常跟在磨刀师傅后边，他们吆喝一句“铲刀磨铰剪”，我们就跟着叫“铲烂唔使钱”。松哥说，“听我师傅讲，以前身有一门技艺，走遍四方都不怕，（上世纪）五六七十年代的时候，磨剪刀吃香得很，走到哪，要磨刀的街坊排成队。”

@海珠区同福中路前进大街居仁二巷

现在磨剪刀已不用脚踏车，只需要一个电动砂轮机即可。新快报记者在现场看到，李易拿来一把菜刀，松哥一瞬不落地瞄着，剪刀轻来重去，贴着砂轮的边缘灵巧地上旋下翻，溅起一条条弧形的火线，煞是好看。

只片刻工夫，锈迹斑斑的刀刃便变得光亮如新。松哥用大拇指在刀口上试了试，表示满意。然后，他用磨刀石磨起来，使刀刃更平滑，最后把刀在一块绒布上划下试下刀感，再次确认没有问题了，就用报纸包起，让街坊带走。



■修箱师傅小李在更换行李箱轮子。

大城小艺之修行李箱 “修箱圣手”有了接班人

广州人禾树勋用二十多年的时间，练就了一手修理行李箱的独家技艺。2月19日下午，新快报记者来到禾师傅的档口，只见店内站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其中一人靠在一个半人高的工作台前，拿着替换的行李箱轮子仔细比对着。随后，他用螺丝刀将损坏的轮子拆下来，再将新的轮子换上，一套动作下来，不到10分钟。

“为何不见‘修箱圣手’禾树勋？”面对记者的疑问，34岁的小禾师傅禾兆瑜爽朗地答道：“我父亲年纪大了，手脚没有以前灵活，已经很少修箱了，现在主要是我和员工小李在打理店铺。”

禾师傅的档口不大，仅十几平方米，藏在连新路一个居民楼下，门口写着的“禾师傅修箱”的橙黄色招牌倒是十分醒

目。店内各种型号的轮子、拉杆和行李箱等摆满了四周的储物架，中间只余一小块可以落脚的空地，工作台旁整齐排列着待修理的行李箱，有的是轮子损坏，有的是外壳磨损。墙上贴着的维修项目明码标价，最便宜的只需15元，最贵的也不过两百来块。

对于父亲禾树勋的“发家史”，禾兆瑜一脸的崇拜。原来，上世纪90年代，禾树勋与朋友做起箱包厂生意，当时他负责行李箱的生产，清晰了解行李箱的制作流程和工艺。1997年，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让生意日渐难做，箱包厂开始经营不下去。后来禾树勋看到修箱市场的空白，索性转为专业修箱。随着技艺的熟练，禾树勋也逐渐在这一带闯出了“修箱圣手”的名声。

@越秀区连新路

“我第三次来这里找他们修箱了，手艺好，质量有保证。”从东山口过来修箱的常伯告诉新快报记者，“我的行李箱是在香港买的，配件难找到合适的，他们懂行，交给他们处理很放心。”

禾兆瑜表示，目前生意还是挺好的，也不用过于担心，因为生活水平提高，会有人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奢侈的箱包，他们可以提供更专业的维修和保养服务。

据禾兆瑜介绍，父亲禾树勋凭借手艺不仅创立了“禾师傅”的品牌，还广收徒弟，其徒弟先后在佛山、深圳、东莞等地开了分店，最年轻的徒弟是1992年出生的，“禾师傅”们对这门手艺的传承和品牌经营充满着期望。



■“这鞋换个鞋底，就像新的一样。”顾客赞强哥手艺精。

